



纳棺夫日记

〔日〕青木新门 著 左汉卿 译

のうかんふにつき

南海出版公司

のうかんふにつき

纳棺夫日记

〔日〕青木新门 著 左汉卿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棺夫日记/[日]青木新门著;左汉卿译. —海

口:南海出版公司,2010.12

ISBN 978-7-5442-4906-5

I. ①纳… II. ①青…②左… III. ①自传体小说—
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7085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9-131

NOUKANFU NIKKI

Copyright ©1996 by Shinmon Aoki and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1996.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China reserved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Shinmon Aoki and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 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 Japan.

纳棺夫日记

[日]青木新门 著

左汉卿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苓

特邀编辑 杜益萍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郭 璐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4906-5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 录 | Contents

纳棺夫日记 //001

第一章 雪雨时节 //003

第二章 死之种种 //041

第三章 光与生命 //081

写在《纳棺夫日记》成书之后 //141

后记 //195

文库版后记 //197



纳棺夫日记

第一章 雪雨时节

今晨一早，就看见立山上已有落雪。

一股透骨的寒气在我的全身游走。从今天起，我就要开始汤灌和纳棺的工作。

答应接下这个活儿后，犹豫了两三日，但既然应承了人家，也不好反悔。咬咬牙决定，硬着头皮干吧。

所谓“汤灌”，是指清洗尸体。可不是真的伺候死者沐浴，而是用酒精把尸体擦拭一遍，再穿上叫“佛衣”的白色寿衣，为之梳头整理仪容，把两手摆放在胸前，并在手上戴上数珠，等等。“纳棺”则是指将“汤灌”之后的尸体装殓。

我第一单生意的对象，是一个七旬老人的尸体。我时运不济，老人是个大块头。他生前是个木匠，喝了酒后，从酒馆骑自行车回家，在路上摔倒了，头撞在路边排水沟的沿儿

上，因而致死。

我入这行以来，一直只看别人干这些汤灌、纳棺的活儿，虽说见识了不少，然而一旦亲手来做，却难得要领，全身较劲，满身大汗。尸体的胳膊大都僵硬，很难顺利地穿上寿衣。系腰带时，如果不像拥抱一般紧紧搂着尸体，根本无法完成。

我干这些活儿的时候，死者的二三十个亲戚朋友都屏气敛声地观看。

我一开始对死还抱有些许恐惧和厌恶，渐渐地，这些情感消失殆尽，随之而来的是焦急和极度紧张，最后则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捣鼓一番，总算是干完了。

尽管如此，在我即将离开的时候，虽然守夜的诵经已经开始，丧主还是亲自送到大门口，跪坐下来双手触地，朝我深深施礼，诚恳道谢。这情景让我觉得有些奇妙。

回到家，我打开热水器，放水洗澡，妻子对我的举动满脸惊讶。

在这一带，直到今天，为死者清洗身体、装殓盖棺的，一般是死者的叔伯兄弟或外甥侄儿等男性亲属。

他们一般有两三人，在村镇的老人或殡仪馆的人的指导下，极不情愿地做着这些。

他们在装殓之前，要进行特别的穿戴打扮，比如把用旧了的围裙翻个面穿上，用粗麻绳束在袖子或腰上，等等。等到一阵忙乱后终于要干活儿了，却又用大碗猛喝酒，胡乱地大声起哄，根本就不想开工。当然，这也跟“内行”指导者太多、不停地下达指令有关。

我想，所谓“汤灌”，就是为了让长期卧病后死去的人，以干净的身体上路，才兴起的一种用热水为死者擦洗身体的习俗。现在很多人死在医院，所以改用酒精为死者擦拭身体。

而在这个地区，如果有人在家里死去，就还沿用过去的习俗，用在凉水里掺上热水的“阴阳水”为死者擦拭身体。

一来是乱发指令的人多，二来是并非心甘情愿干这活儿，那些喝酒壮胆压抑恶心的外行，总是手忙脚乱。他们为换衣服而把尸体剥个精光，或者把尸体扶起躺下来回折腾，使得血水从死尸的口鼻流出，其状不忍多看。众多不得不面对这些的亲属，既为死者哀叹，又嫌恶死尸、恐惧死亡……各种感情掺杂交错，反而越发亢奋。

今天倒轮到我不知所措了。我万万没有想到，竟然还有地方使用“坐棺”给死者装殓下葬。

这里是富山市郊外的一个小村庄，说是四五年都没死过人了。虽然市里已经建成了供全市使用的新火葬场，但是这个村子的人坚持沿用专为焚烧坐棺而建的设备，为死者举行火葬。

我顺利地为尸体清洗并穿上寿衣，但是纳入坐棺时，却必须折叠尸体。我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正当我手足无措时，一位像是村中长老的人走过来，问我是不是第一次遇到把尸体纳入坐棺的情形，并主动帮我。

他拿来了带子、绳索和白布，说是要用这些把尸体的腿折过来，再和上身捆绑在一起。硬邦邦的尸体很难弯折，可是不把尸体嘎嘣嘎嘣地折叠起来，根本就放不进坐棺。

好不容易折弯绑好了，却见这位长老拿起剩余的白布，

把老太太的遗体一圈圈地缠了个结结实实。

据说这样缠绕捆绑，是为了把死者的灵魂封锁在身体内。

我想起刚来的时候，看见他们在横躺的遗体胸前放了一把守护剑，据说是为了防止恶灵侵入死者的身体。

这些仪式令人感到莫名其妙。总之，在殡葬仪式上总是会遇到很多不明就里的事情。

那次坐棺装殓之后，好一阵子没有接到活儿。但最近活儿突然多了起来。

公司接活儿的人开始时对预约的人说：“装殓的事情就请交给我们公司吧。我们有在这方面特别出色的人。”

但是今天，却忙不过来了。因为有三个地方同时预约。等我赶到第三家时，已经将近晚上十点。

走进夜色笼罩下的村子，我一眼就认出了遭遇不幸的人家。夜幕下亮着刺眼灯光的那户，就是我要找的苦主。

那家门前的农用车道上站着五六个人，我刚一走近，他们就冲我嚷嚷。原来守夜式被迫推迟了两个小时，诵经的僧侣为此苦等了三个小时，他们积压在心头的怒气可想而知。公司派来布置灵堂的同事被押作人质。

我赶紧在榻榻米上屈膝跪坐，叩头谢罪，然后马上进行纳棺。等一切安排妥当，诵经声响起时，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后来从那位“人质”同事那里了解到，那些前来诵经的僧侣等得不耐烦起来，提议说，干吗不让亲属自行动手纳棺。在场的家属亲友面面相觑，惶恐后退，并反复解释，已经请了“纳棺夫”，不时就会到场，以此搪塞。

我就是这么开始被称作“纳棺夫”的。

回到家，我翻查字典，并没找到“纳棺夫”一词。

自从立山落雪以来，北陆地区迎来了冬季。艳阳高照的晴天和淅淅落雨的日子交替反复，每两三天一个周期。今天就是个雨天。

也许是因为下雨，天黑得格外早。

落下的雨也是一场比一场冷。

就在这么一个夜幕低垂、飘着冰冷雨滴的傍晚，一个十多年没见面的远房叔父突然登门造访。一开大门看到叔父那张脸，我就知道来者不善，马上把他带到附近的饮茶店去谈。

果然不出所料，他质问我：“为什么偏偏干这一行?!”

我干这一行还不到十天，就连妻子和朋友也都不知情，怎么一个远房的叔父却知道了呢？想必是哪一次在丧主家工作时，碰巧我家的亲戚也去吊唁了，因而认出我并张扬开去。

叔父一开始只说有好工作介绍给我，但是没说几句，话头就转了，说什么我家族可是几代以来都很体面，责问我这直系本家的长子，竟干起纳棺夫的工作，成何体统！还说我们家族出过很多教师、警察等国家公职人员，在社会上有名声有地位的人也很多，说我是家族的耻辱，等等。

最后放出的话来，如果我不辞去现在的工作，就和我断绝关系。

我只好答应会考虑考虑怎样辞去这份工作，才打发他离开了。但我心中，却开始赌气。

其实他根本没有必要跑来提醒我，我知道亲戚都在从事什么工作。从我刚刚懂事起，就背负着长子的重担，我早已不堪重负，一次又一次跌落失败与绝望的深渊。更令我气愤的，是他还扬言要和我断绝关系。其实我们之间早就没有来往了。

我还想说，那些当医生、护士的人，甚至警察中的法医鉴定人员，不是比纳棺夫更频繁而彻底地接触尸体吗？

然而冷静下来想想，叔父的反应背后还有个社会成见的问题。殡仪馆的社会地位很低，从事纳棺或操作焚尸炉之类工作的人，难免会被人们嫌恶，就像人们对死和死尸抱有嫌恶之情一样。

看来，我入了犯忌讳的一行。想到这些，不由得心生不安。

然而，当叔父问我为什么会干这一行时，我回答不上来。

事实上，我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就从事了这项工作。我只知道这么做并非出于自己的意愿。

如今回想一下，冥冥之中有股力量在引导我走向这一行。

我四岁时，被母亲带着远渡重洋去了满洲。战争结束时，我才八岁。

在当地出生的弟弟和妹妹等不到撤退，相继死在难民营里。母亲当时因染上斑疹伤寒而奄奄一息。我记得是和一个不认识的阿姨一起，把妹妹和弟弟的尸体丢弃到堆积成山的死尸堆里。那情形至今仍历历在目。

昭和二十一年十月，母亲奇迹般康复，和我一起回到日本。父亲却被调往西伯利亚，从此音讯全无。

当我们回到位于富山县的黑部河冲积地、我出生的旧居时，偌大一栋房子就只住着祖父和祖母两个人。

村子由五十余户散居在广阔的水田间的人家组成，村中一大半人都姓同一个姓，而我家是这个姓氏的直系本家。我家祖孙几代好像都是地主，以往殷实的生活境况，由于“农地改革”而从根本上动摇、瓦解了。

后来不得不靠变卖祖上留下的家产度日，我的祖父母却仍不肯靠劳动赚钱，两个人即使吃上了顿没下顿，也要死撑面子装出优雅富足的样子。

我母亲原本就和祖父不和，为此才去了中国，因此回国后没过多久，就搬出去独住，在富山市的黑市上找到了工作。